

硬骨柔情：来自硬骨头六连的报告

许佳文 著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硬骨柔情：来自硬骨头六连的报告/许佳文著. 杭州市：浙江人民出版社, 2003. 12

ISBN 7-213-02708-5

硬骨柔情：来自硬骨头六连的报告

作 者 许佳文著

【出版发行】 杭州市：浙江人民出版社

【原书定价】 18.00

【主题词】 报告文学—中国—当代

【中图法分类号】 I25（文学>中国文学>报告文学）



1946 年 12 月初,毛泽东、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延安机场检阅保卫边区的部队,六连接受了这次检阅。



1989 年 9 月,邓小平同志同出席全国先进党支部和优秀共产党员座谈会的代表、六连副指导员、特等残废军人、一等功臣、优秀共产党员展亚平握手。



1991年10月，江泽民同志亲临六连视察，并挥毫为六连题词：“弘扬硬骨头精神，全面建设部队”。



2003年10月20日，江泽民同志在杭州亲切看望慰问了六连全体官兵，并与指导员杜鹏（左二）、连长周钊锋（左一）一一握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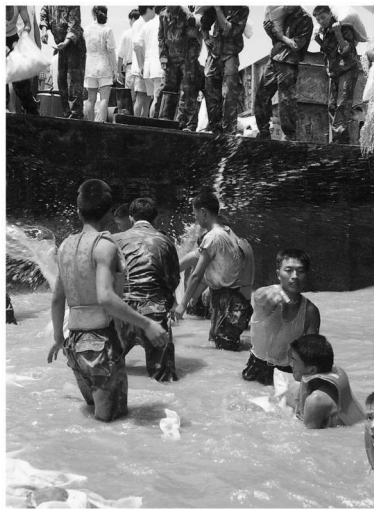
小尖山十六勇士



参加“东海六号”演习



六连全体官兵在'98 长江抗洪大堤上



参加九江抗洪



抗洪将士凯旋



目 录

引子:我心中的硬六连	(1)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排长和他的心上人	(6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他,年轻英俊的排长,一位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功臣;她,秀气文静的姑娘,一位军人的心上人。当战争再次降临时,他们上演了一场悲壮的生死恋……

三代硬骨头	(19)
-------------	--------

他们不是同一个年代的人,个人经历和所处的环境也不一样,在连队的时间有长有短,但他们都拥有一个共同而光荣的名字:硬骨头战士。

孪生兄弟	(32)
------------	--------

1980年12月,一对从上海入伍的孪生兄弟来到了六连,他们勤学苦练,互帮互学,很快成为连队的训练尖子和





硬骨柔情 ——来自硬骨头六连的报告

Jinggu rouqing Lai zi yinggutou liutian de baogao

学雷锋标兵,并双双出席了南京军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代表大会。

钢腰连长 (47)

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,也生活在不同的年代,但有很多的共同点:他们都是同一个姓,腰部都不同程度地受过伤,都是钢筋铁骨的硬汉子……

翁婿指导员 (60)

岳父是六连的第十九任指导员,女婿则是六连的第二十七任“党代表”,把翁婿二人吸引到六连,又难以割舍的,正是那浓浓的六连情。

独臂写人生 (71)

为了掩护战友,他一米七八的个头被罪恶的炮弹炸成了八十四厘米的“冬瓜段”……在失去双腿和左臂的情况下,他用残存的右臂谱写了一曲硬骨头战士的人生之歌!

“第四股劲” (87)

从训练场上的龙腾虎跃到学习室里的全神贯注,从米数、秒数、环数到键盘、鼠标、软件,从步兵五大技术到装甲、通信、合成,这里不仅有思想上的嬗变,更有在连队传统“拼劲、韧劲、后劲”基础上形成的钻劲。





学士·硕士·博士 (98)

他们带着从军报国的雄心壮志和高学历文凭,陆续来到六连。他们改变了连队的知识含量,六连也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……在六连这片成长的沃土里,他们找到了理论和实践的最佳结合点。

将军,从这儿起步 (117)

土生土长起来的六连连长、指导员,接二连三地考上我军和平时期培养将军的摇篮——国防大学研究生,这本身就说明六连是一所学校,一所让人成长成才的学校,一所让硬骨头精神插上科学知识翅膀的学校……

“秀才”与兵 (133)

在六连,秀才与兵是统一的,这在每个官兵身上都得到了和谐的体现:带着墨水来的,回去的时候便多了一份兵的果敢、兵的自豪;即使是一个没有太多文化的青年,只要在六连待上几年,也会变成名副其实的秀才!

一切都是爱 (155)

他的内心世界丰富无比;祖国的山川湖海,边疆的父老兄姝,朝夕相处的战友,夜思梦想的爱妻娇儿……惟独没有他自己一丁点的位置。





硬骨柔情 ——来自硬骨头六连的报告

Yinggu rouqing Laizi yinggutou liutian de baogao

钢铁是这样炼成的…………… (170)

不管你从哪里来,经历有多复杂,也不管你“病”得有多重、有多“烂”,六连的神奇就在于:只要你在连队这个大熔炉里滚上几年,就会让你脱胎换骨,变成一个全新的你!

永恒的微笑…………… (187)

面对突如其来的战争,谁不思念自己的亲人?谁不渴望得到爱情?谁不想在血洒疆场之前享受一下天伦之乐……他们心中虽有遗憾,但仍然微笑着走向血与火的战场。

熔炉火样红…………… (195)

六连的新兵都是随机分配的,也都是带着各自的理想来到部队的。他们在连队的传统熏陶和荣誉激励下,找关系想调走的不走了,无所事事混日子的不混了,碰到问题想不通私自离队的回来了……

为了一方平安…………… (203)

他们虽然对地方上的情况并不熟悉,但他们不管走到哪里,“流”向何方,都深受欢迎,都干得很出色……因为硬骨头精神已经深深地融进了他们的骨髓里。

梦想成真…………… (225)

一个从农村入伍、准备提干的战士,因为在杭州找了对





象,结果又退伍回到了农村……他不埋怨,不悲观,苦干八年,终于圆了军官梦,回到了爱情生长的地方。如果让他到中央电视台《梦想剧场》演一下亲身经历,不知道全国有多少观众为之动容落泪?

在商海里遨游 (242)

在六连退伍的农村兵中,一大批敢闯敢干的民营企业家正成为市场经济的弄潮儿。他们虽然都是从种地、做工开始的,但面对市场经济的大潮,他们摸着石子过河,用硬骨头精神在“商海”里搏击风浪……

同唱一首歌 (258)

他们经历不同,岗位不一,但唱着同一首歌,这就是牺牲和奉献。正是因为有了千千万万个这样的家庭,才铸成了我们伟大祖国的钢铁脊梁,才使包括硬骨头精神在内的中华民族精神代代相传。

尾声:写不完的硬骨头 (266)

后记 (269)





引子：我心中的硬六连

我虽然没有机会和资格到六连当兵，但我一直把自己当作是六连的一名编外战士。

因此，很久以来，我就有了为六连写一本书的念头。

可我迟迟不敢动笔。

因为六连的名气太大太响，我对她崇拜至极，怕自己稍有不慎会影响了她的形象；因为写六连的人太多太多，而且一部接着一部，我知道自己的分量，不敢轻举妄动……

直到脱下心爱的军装，这个念头还在我的脑海里徘徊。

后来，一个电话激起了我的写作冲动。

2003年5月23日晚，远在北京国防大学学习的驻浙某师政委陶正明打来电话，要我为六连写一部报告文学。虽然这是盼望已久的事，但我还是感到很突然。

“为什么叫我写？”

“因为你熟悉了解六连嘛。”

这话倒是一点不假，我和六连确实有缘。

1978年3月，在全军大学硬骨头六连的热潮中，我从苏北农村穿上军装，来到杭州西郊的六连所在师红军团红三连，当了一名战士。记得军营中的第一次失眠，是在去参观硬骨





硬骨柔情——来自硬骨头六连的报告

Yinggu rouqing Laizi yinggutou liutian de baogao

头六连展览馆前一天的晚上。听说第二天就要到全国全军闻名的硬六连参观,我们全体新兵的心情就像当年红卫兵见到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检阅、挥手。起床号还没有响,我们的队伍就出发了。走了二十多公里的山路,我们终于来到了硬骨头六连展览馆。我的脚板心比较平,走远路容易起泡。我记得很清楚,那天一个来回,我的双脚一共起了七个泡,其中有三个是血泡。可我一点也不觉得累,走路一瘸一拐的,也不感到疼,反而很兴奋。也就是从那天起,我知道六连是1939年3月在河北雄县的一个小村子里,以十四名红军战士为骨干组建的,参加过大小战斗一百三十多次,两次被授予“战斗模范连”称号,有战斗英雄尹玉芬、刘四虎、高家凯……1964年1月22日,六连以“战备思想过硬、战斗作风过硬、军事技术过硬、军政纪律过硬”被国防部命名为“硬骨头六连”。

两年之后,我们连队被师里抽到萧山钱江农场执行生产任务。当时,农场机械化程度很低,大多靠手工作业。种植的品种也比较单一,不是小麦,就是水稻。我们班八个人,我当班长,负责九十六亩地的灌溉、挖沟、打药、收割和日常管理工作,条件相当艰苦。不过,大忙时节,师里都要把部队拉过来帮忙。得知硬骨头六连也来农场劳动,而且在烂手烂裆的情况下每人每天平均插半亩秧,刚学写稿的我立即写了一篇豆腐块《不愧为硬骨头战士——训练场上夺第一,农场劳动当冠军》。可稿子写好后,我怎么也没有勇气去审稿、盖章——六连的名气太大了,写报道的记者、新闻干事多的是,哪会轮到我这个无名小卒呢?我有资格去写六连吗?万一人家不同意,咋办?思前想后,在田埂上踱了五六个来回,我还是回到了自己的宿舍,点亮煤油灯,穿上厚罩衣,将双脚泡在水桶里,重新写了一篇既不要审查,也不要盖章的小言论《典型不能





靠“喂”》。想不到,这篇乱涂的小东西,竟在1980年9月3日的《人民前线》上发表了。这件事一晃已经过去二十三年了,但每每打开那本发黄的见报剪贴,我就觉得特别亲切,那情形仿佛就在眼前。这可是我第一次用幼稚的笔写六连啊!

读了《人民日报》上的《抓典型上的严重教训》后,联想到我们部队在抓典型上,也存在着一些毛病,有的连队当了典型以后,除了训练外,勤务、劳动、生产等任务就干得不多,引起兄弟连队的意见。

值得欣喜的是,今年盛夏,硬六连指战员来到农场执行插秧任务。这对搞惯了军事训练的六连来说,确实又是一个考验。他们虚心向兄弟连队学习,胜利完成了夏插任务。劳动中,他们和兄弟连队互帮互学,学习到了更多的东西,促进了连队的全面建设。

典型不能有特殊地位。事实证明,那种靠上拔下托、左搀右扶树起来的典型,群众是不会接受的。那种把典型关在笼子里、养在花房里的做法,更是不利于对典型的培养的。典型只有扎根于群众之中,才能不断前进。只有这样的典型,在群众中才享有威信。那种靠“喂”起来的典型是不能叫人服气的。

1982年7月,正准备年底退伍,并找好麻绳、纸箱的我,接到了到师文化队——六连所在营机枪连参加军区新闻训练班复习迎考的通知。由于住在一前一后,每次饭后散步,我都要绕到六连去看一看。经过两个月的接触观察,我对六连有了新的认识:番号喊得最响的,不要问,肯定是六连;步伐走得最齐的,不要看,肯定是六连;比武拿第一的,不要查,肯定还





硬骨柔情——来自硬骨头六连的报告

Yinggu rouqing Laizi yinggoutou liutian de baogao

是六连……

就这样,我一步步地靠近了六连。

1983年12月,杭州非常冷,雪下得特别大,连城站开往牛头山方向的火车都停开了。作为军组织处一员,我有幸同陶政委——当时的陶干事等人,到硬骨头六连蹲点。说实话,这次蹲点主要是为六连二十周年大庆作准备的。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与六连有关的大型活动。到连队没几天,总参谋长杨得志、副总参谋长张震就来看望官兵了。杨得志还给连队题了词。我同六连官兵一样,感到非常幸福和自豪。我们一共在连队呆了两个月,通过调查、座谈和翻阅资料,我结识了许多官兵,对六连的历史和现状有了更全面、更深刻的了解。

半年之后,也就是1984年7月20日夜里,我背着背包,与六连官兵一起,从杭州艮山门火车站启程,登上了开往云南边境的“闷罐子”火车。同我一个车厢的,除了连长李道平、指导员高林科和连部几个兵外,就是后来攻打小尖山的十六勇士所在排——一排。这次轮战,六连歼敌二百五十二名,缴获一大批武器弹药,被中央军委授予新的荣誉称号——“英雄硬六连”。这也是我军唯一两次获得最高荣誉的连队。但六连也有十名同志长眠在祖国的西南边陲,其中有六人与我在一个车厢里同吃同住了七天七夜——他们虽然离开我们已经十八年了,但至今我都记得他们的音容笑貌:副指导员谢关友,单眼皮,头发微黄,还有点卷;一排长林祖武,中等个头,脸色微黑,抽烟特别凶;报话员王健,长着一撮小胡子,上阵地前还在抓紧练习报务;卫生员欧阳林,白白的,胖胖的,我每次到连队蹲点,他都要帮我打水洗衣;火箭筒手金德荣,和我是老乡,偶尔叫我去喝几杯,还叫我同他一起看小寡妇跳舞;爆破手谢小富,左眉下长着一颗黑痣……





后来,我到六连的次数就更多了。我不仅能叫出许多官兵的名字,还和他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。他们有的甚至会把个人隐私告诉我。1990年10月,我调到南京军区组织部工作,也是在六连蹲点时接到的通知。1993年,我回到师里当秘书科长不久,又成了纪念硬六连命名三十周年筹备组的成员……

“可我转业才几个月时间,而且我们报社正在进行改版,每个部门都忙得热火朝天。目前,《浙江楼市》版就我一个人……我没有时间啊。”

“这个好办。我给政治部打个电话,请他们给省委宣传部和《浙江日报》打个报告,能否借用几个月,让你专心致志地采访、写作。如果确实抽不出身来,我看只好请你牺牲休息时间加班加点了……我想,只要你拿出打仗的劲头,拿出写《排长和他的心上人》的劲头,拿出写《天堂之爱》的劲头,这本书就一定写出来,而且肯定会写得很精彩!”

虽然我不能脱产专门去写作,但我还是接受了这个任务。虽然我已经转业到了地方,但我觉得有责任、有义务将我知道的六连的故事告诉大家。因为我同他们同歌同泣、同爱同恨已经二十多年了。虽然他们当中的一些人,再也分享不到改革开放的成果,再也欣赏不到美丽的西湖,再也见证不到杨利伟冲天的壮举……但我们没有理由忘记他们,他们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。虽然我的笔比较笨拙,文字不够优美,表述也不一定全面深刻,但我同他们接触的机会比较多,不少还共同生活了一段时日,有的还是生死之交。我想,只要真实地把他们的所思所想、所作所为反映出来,我就达到了目的。

于是,我这个脱下军装的兵,重新走进军营,走向六连,了解那些熟悉而又陌生的人和事……

